

我家有兄弟姐妹四个,两个哥哥为父亲臧克家的前妻所生,姐姐与我是母亲郑曼所生。我的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方式方法是不太相同的。父亲对子女相对比较放手,除了在重大的问题上进行指导,一般不太过问我们学习工作上的琐碎小事。而母亲对我们比较严格,大事小情都比较关注。

言传身教,教育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虽然教育方式不同,但我的父母对于培养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方面,却是非常一致的。

我的两个哥哥分别生于1929年和1930年,因为当时父亲还是学生,无法亲自抚养他们,就将他们送回老家抚养。抗战爆发后,父亲抛家舍业,奔赴抗战前线,很长一段时间和家里失去了联系。1946年,父亲好不容易和我的两位哥哥联系上了,却听说他们在青岛的一所“临时中学”读书。何为“临时中学”?就是家乡解放后,一些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了解的人逃到了青岛,在那里办的一所中学。当时父亲已经和两位哥哥的母亲离婚了,和我的母亲郑曼生活在上海。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父母亲非常着急,生怕哥哥们接受了反动教育,就于1947年将两位哥哥接到了上海。在上海,父母亲不仅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哥哥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更在思想上引导他们向往光明的未来。在父母亲的教育下,哥哥们对当时的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还写诗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后来,当父亲被国民党追捕,被迫潜往香港时,安排哥哥们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就这样,在哥哥们人生道路的关键节点,是父母亲给他们指明了方向,使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在把握好子女的人生坐标之后,父母亲对我们在生活工作、为人处世方面也有严格的要求。父亲曾多次对我们说,咱们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牢牢记住,绝不能打着臧克家的旗号在外面招摇,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几十年来,对于父母亲的教诲,我们谨记心间,努力实行。

我的大哥臧乐源,原本性格内向,毕业后分配他当大学教师,他内心忐忑,向父亲倾诉。父亲并没给他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给他讲了韩愈《师说》里的一段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大哥领会了父亲赠他这段话的含义,在教学实践中刻苦钻研,磨练自己,后来练得一副好口才,讲课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获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和众多荣誉。

1950年,父亲为二弟臧乐安写了一段语重心长的题词:“你是英气奋发的一匹小野马,你所具有的正是我所缺乏的。今天,你这匹小野马找到了一个可供驰骋的自由的原野,你必须为你的主人——人民俯首帖耳的服务,对你,我存着一个大希望,千万不要叫我失望呵,我的,我们的小野马呀!”在这段题词中,父亲告诫儿子,要俯首帖耳地为人民服务,并把一个大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二弟时刻牢记父亲的谆谆教诲,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

姐姐臧小平和我都在作协工作了几十年,虽然没有做出像两个哥哥那样的突出成绩,但也都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踏实工作。

弘扬孝道,用爱心培养出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子女孝敬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关心,感情深厚,一人有困难,大家来支援。婆媳、姑嫂、妯娌之间亲密无间,家庭气氛和睦温馨。而这样的家庭气氛,完全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两个哥哥从小没有在父母身边生活,直到1947

小时候,我看蓝天,神往它那神秘的云彩;看大地,神往它那苍翠的山峦;看森林,神往它那郁郁葱葱的绿叶……可我更想去看看,神往它那变幻无穷、绚丽多姿的海天一色。但我出生在山城重庆,一直伴随着山岭丘石和坡坡坎坎的岭长大。哪里有什么大海?当然,我们也有两条江——长江和嘉陵江。它们一起环抱着山城重庆,宛如一幅天然的白描写生画,颇具地域特色。

1987年,追随全国蜂拥如潮的海南热,我随南下大军到了海南,也是第一次看见了大海。面对大海汹涌澎湃、浩淼接天的辽阔和壮丽,我被深深震撼了。海涅的《大海礼赞》忽然跳进了我的脑际:我向你致敬,你这大海,亘古永存!你的海水发出的喧响犹如故乡的声音,我看见你汹涌起伏的海浪熠熠闪烁,就像童年的梦幻,往日的回忆又重新向我诉说……

与大海结缘,似乎是在一瞬间,但却终生与其相依相偎,难以分离。从广西北海的南海、纽约的大西洋,到英国威尔士爱尔兰海、海南文昌的海边,漫步行走,沐浴习习海风,感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一样的心境。

在北海看海正当中年,风华正茂,事业有成,心境自然开朗舒展,有点踌躇满志的潇洒。北海邻南海,也离我居所很近,漫步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海边。我常常在清晨,走到海边,仰望蓝天,远眺那无边无际的大海,以及绚烂多姿的七彩虹霓。目光中,全然一片蓝色的世界,波及遥远的天际。近处,成群的海鸥追逐着一浪赶着一浪的浪花,在水面上飞呀飞,使沉寂的海面活跃起来。不过,时间虽早,仍然会有三三两两的男女在海边漫步,当然,也会有孤独者一个人在海边踽踽独行。远眺晨空,当朝阳终于从厚重的云层中喷薄而出时,我油然吐出曹操的《观沧海》诗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那是一种豪迈和无畏,以及奋发有为的心理。

4年后,我怀着“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情负笈远行美国纽约。但现实的残酷,却让我感受到一个海外游子的孤独和艰辛。春节前的一个



1992年8月16日全家欢聚为臧克家夫妇庆金婚。前排左起臧克家、罗文雯、郑曼、臧菁菁,中排左起罗连陞、郑苏伊、乔植英、臧乐源、臧乐安、汪本静、臧小平,后排左起臧田、王小彬、臧耕、臧小龙、石兰。

年才被接到上海。在接他们来之前,父亲是有些犹豫的。因为当时父亲写了许多政治讽刺诗,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之下,处境比较危险。而且母亲郑曼只比我大哥哥大10岁,父亲有些担心母子之间不好相处。但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就是绝不能让两个孩子接受反动教育,将来走向反面,所以,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接孩子们过来。当把两个哥哥接到上海后,母亲用她博大的爱心接纳了这两个从小没有得到多少父爱母爱的孩子,用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柔细腻的呵护温暖了两个哥哥的心,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爱戴。从此,母亲子孝,和睦生善。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在我的家庭中,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的两个哥哥出生后被送回老家,由我的祖母和姑姑抚养。姑姑为了照顾两个侄儿和自己的母亲,一直没顾上谈婚论嫁,直到40多岁才结婚。当哥哥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姑姑从小把你们抚养大,就像亲妈一样,而且为了你们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耽误了婚事,她为你们付出的太多了。你们是不是也该为她做点什么?其实,父亲一直有寄钱给自己的妹妹,他这说是有意识地培养儿子们孝敬长辈、知恩图报的好品质。两位哥哥对父亲的意图心领神会,从第一个月发工资开始,他们就给姑姑寄生活费,就这样,几十年来从未间断,直到姑姑去世。

在父母亲晚年生病住院的日子里,我们兄妹全力以赴,尽心服侍,从无怠慢。我们知道,病榻上的日子痛苦难熬,但我们希望我们的付出,能使父母得到心灵上的慰藉。2004年,在父亲去世半年之后,母亲也被查出罹患晚期肺癌。母亲患病后期,已被疾病折磨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为了让母亲能吃多一点,增加些营养,我的二弟二嫂每周一至周五都为她做出可口的饭菜,无论医院远近,风雨无阻地送到病房。那时我二弟已年近八旬,嫂嫂也已70多岁,但他们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坚持为母亲送饭。许多同病房的人知道哥哥是母亲的继子后,都对哥嫂的一片孝心赞不绝口。

以身作则,教育子女艰苦朴素,助人

艰苦朴素是父母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作为父母,他们自己也恪守着这个原则。父亲有一件呢子大衣,是1949年到北京后在隆福寺旧货摊上买的,一直穿到2004年,衣服的领口、袖口都磨烂了,也不舍得



傍晚,我到大西洋海边去看落日。烟浩淼的大西洋,水天融合,一望无际,海鸥翻飞,风起云涌,演绎着天地间的的神奇和壮丽。一轮将沉的太阳盘桓在海面上,像一个巨大的金色轮盘,与大西洋赌城的金碧辉煌遥相呼应,呈现出一片迷人的瑰丽色彩。太阳在一点点下沉,海面上依然是波光粼粼,

扔。我家阿姨曾说过:“爷爷的袜子补了又补,都能进博物馆展览了。”母亲更是节俭,内衣破得像渔网还在穿,一件蓝色外套穿了将近30年……

记得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咱们家从妈妈到你们没有一个人戴金项链、金戒指,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其实,我觉得,父亲并不是单纯地反对我们戴这些首饰,而是希望我们不要把心思花在对于外在美的追求上,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

父母亲一生自奉俭约,不事奢华,但他们却乐于助人,经常扶危济困。1983年,父亲将自己两本书的稿酬一万元捐给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为孩子们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1993年,父亲接到甘肃省武威市一位初中学生的来信,倾诉自己面临失学的苦恼,流露出轻生的念头。他马上给小姑娘回信鼓励她,并一直资助她的学习生活,直到她高中毕业,后来她考上大学,但父亲还是一直关心她,不时给她寄钱。希望工程募捐,素不相识的人遇到困难,父亲都会慷慨解囊,从不吝啬。在我的柜子里,保存着厚厚的一摞父母的捐赠证书和收据,沉甸甸的。其中有一本设计规划,规划中优美的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就是母亲出资20万元在贵州万山特区援建的万山冲脚创新希望小学。决定捐献时母亲已知自己得了绝症,她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孩子们多做些事情。在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一封信中母亲写道:“我所以平时省吃俭用,尽自己的一点微力,援建创新希望小学,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教育不够发达,而教育是强国富民的关键;我们要在短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必须要弘扬创新精神,因此我希望这所学校叫‘创新希望小学’。”

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时母亲的病情已很严重,但她立刻拿出存折,命我火速取出5万元钱,3万元汇到红十字会,2万元汇到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用来支援灾区中小学校舍的重建。

除了捐款救灾,“希望工程”“春蕾计划”“麻风病人后代专项助学基金”“母亲水窖”计划、“育才图书室”工程、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关怀行动……哪里有需要,母亲总是毫不犹豫地捐款捐物。母亲逝世后,遵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50万元遗款捐赠给了中华慈善总会。

每每为父母整理遗物,抚摸着那些朴素破旧的衣物,再翻看那些捐赠收据和证书,我的心灵都得到一次净化,灵魂都得到一次洗礼。

异彩纷呈。我一直盯着太阳不眨眼,想看到她坠落间的辉煌一瞬。可盯累了,总有困倦时,当太阳离大海还有一巴掌高时,我眨眼的刹那,太阳就伴随着涛声依旧的回响,在渔舟唱晚中倏然跳进了大海。“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一刻,我感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凉。

两年后,我回到重庆,有机会应邀到英国威尔士去采访,与友人合作,完成了《影随心动》摄影散文集。其间,在威尔士看爱尔兰海,再一次感受到海的辽阔和美丽。云天苍茫,海水无涯,碧波万顷,海风习习,一片迷人的景象。海滩、沙滩、帆船、海浪,远处的灯塔,无不充满着传奇的色彩和童话的斑斓。此时,无垠的大海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摇篮,在温柔的海风中轻轻荡漾着。“大海的快乐在于她永不疲倦的运动中”,智利的诗人聂鲁达如是说。

今年二三月,疫情暴发,被困在海南文昌,一待就是3个多月。4月上旬,疫情开始由阴转晴,阳光初现明朗。小区转入低风险,可以自由进出。日出小区来到海边时,已临近黄昏。太阳离海平面只有一米多高了,阳光和煦,海风有了凉意。太阳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橘黄色的大火球,无数的光芒倾泻下来,给大海披上了一层绮丽的金沙。浪花涌动,像一个舞蹈精灵,在海风吹拂下翩翩起舞。此时,海潮开始推着波浪一层层涌向沙滩,海边很多人开始摘下口罩,在沙滩上欢快地蹦跳,尽情释放自己的愉悦。我被大海波澜壮阔的景象所深深陶醉了。有大海一样的胸怀,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失去笑容呢?

大海以自己博大的胸怀,纳百川,融万贯,无论潮起潮落,其千姿百态的容颜依然美丽奇幻,其宏伟壮观的景象依然缤纷精彩。一个人的生命犹如沧海一粟,只有融入中华民族这片大海,才能彰显出自己的个性色彩,释放出自己的微薄力量。你听,海边一波又一波“哗哗哗”的涨潮声,不也像中华民族在战胜疫情后再次吹响的一曲恢弘雄壮的复兴交响乐,在南海边鸣响,在蓝天下奔放,在空气中流淌……

文学创作的福地

□王 溱

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青岛,正处于一段相对安宁时期,军阀割据在此没留下太大的创伤,日本侵略的野心还没有公开暴露,当局甚至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建设……或许正是这些原因,一批现代著名作家在青岛“大显身手”,留下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佳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蜜月期”成就了《生死场》

1934年初夏,萧红偕同丈夫萧军乘日本轮船“大连丸”来到山东青岛,住进了观象路1号一座红瓦小楼里。

萧红夫妇从东北来青岛,是为了躲避日本人,不愿过“亡国奴”的生活。在日本人嚣张的气焰下生活,萧红觉得气都透不过来。来到青岛,这一切似乎都改变了。尽管他们没有钱,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但精神上愉快。

萧红在青岛有很多好朋友,有舒群、张梅林,还有邻居白太太、国立山东大学的苏菲小姐等等。张梅林经常与萧红、萧军一起出游,他们在海滨唱歌、散步、谈论文学,有时还去汇泉湾游泳。

在青岛期间萧军到《青岛晨报》做副刊编辑,萧红为该报编辑《新女性周刊》,这实际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的一家报纸。编辑工作并不繁忙。

在青岛的日子,是萧红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宁静、安稳的时光,这激起了她丰富的创作情绪,那凄婉而美丽的长篇处女作《生死场》,就是在此时创作的。在东北期间她始终无法完成自己的夙愿,直到来到青岛,才投入到激情奔涌的创作之中。

1934年9月9日《生死场》完稿,与此同时,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也写完了。许多人说青岛时期是萧红和萧军的“精神蜜月期”,他们精神上丰富多彩,创造力旺盛充沛,就像两只快乐的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后来,在鲁迅的帮助下,《生死场》于1935年12月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亲自作序,胡风写了一篇“读后记”,从此萧红的名字为读者所熟知。

在诗的城市里呐喊

臧克家籍籍山东诸城,距离青岛很近,所以跟青岛有缘应是情理之中的事。1930年臧克家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踏入这块在他眼里是“诗一样的城市”。

臧克家在这里遇到了在他人生和事业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个人。

一位是闻一多,这位当年也就30来岁却已是教授头衔的诗人,在批阅考卷时发现了臧克家。当时,臧克家的作文只写了28个字: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短短的三行诗作,打动了闻一多,他给了98分,这是最高分数。就因为这个最高分数,臧克家被破格录取。

闻一多不仅是臧克家的伯乐,还是他的恩师,也是诗友和第一读者。

臧克家在青岛遇上的第二个“贵人”是王统照。王统照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在20年代就开始在青岛居住,也是诸城人,而且是臧克家夫人的族叔,这层关系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和友情。空闲时臧克家经常与吴伯箫结伴到观海二路49号王统照的住所去请教。王统照学识渊博,待人热情,给臧克家的创作提出了很多建议,让臧克家受益匪浅。

在青岛求学期间,臧克家想出版一本诗集,但作为青年诗人,出版社是不肯为他安排的。在王统照等人的帮助下,1933年7月,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

《烙印》的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茅盾、老舍首先在同一期《文学》月刊上发表评论文章。不久,臧克家的第二部诗集《罪恶的黑手》出版,这两部作品让臧克家从此踏入名家诗人的行列。朱自清曾说过,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歌出现后,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歌。

臧克家在青岛创作的诗歌,大量都是反映劳苦民众的,被闻一多称作“最有意义的诗”。臧克家一直把“窒息、苦闷、悲愤难言”的生活现实,当作他创作的主题,所以尽管他在青岛这样一座“安详”的城市里,却在诗中呐喊出“愤怒”的声音。

惬意中开启“莎翁”之译

一个人竟在60多篇文章中提及青岛,实属难能可贵。谁对青岛如此情有独钟?梁实秋。

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梁实秋两次应邀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梁实秋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清洁和气候适宜”的城市。“到处都是红瓦的楼房点缀在葱茏的绿树中间,而且三面临海,形势天成。我们不禁感叹,中国的大好河山真是令人观赏不尽。”梁实秋感慨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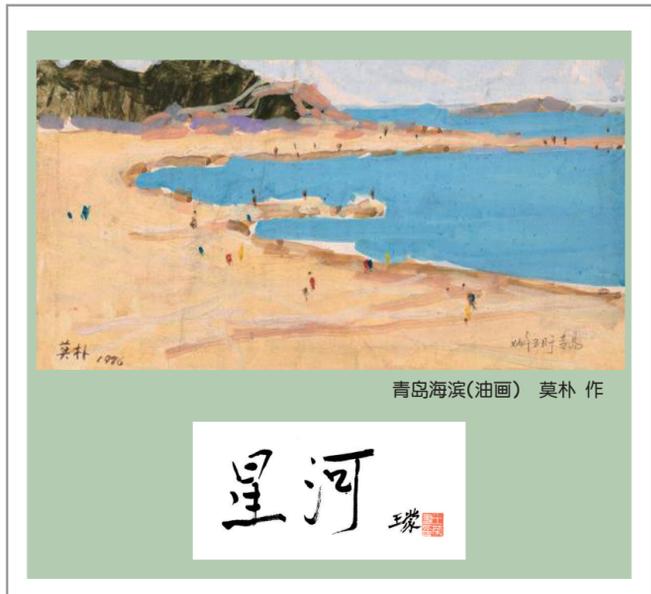
梁实秋还喜欢青岛的“吃”。时令瓜果、啤酒、牛排、“西施舌”、牡蛎、蛤、蟹、鱼、水饺等都曾出现在他笔下,娓娓道来,赞不绝口。

梁实秋对青岛人也赞赏有加。“我初到青岛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青岛市面上绝少讨价还价的恶习。虽然小事一桩,代表意义很大。无怪乎有人感叹,齐鲁本是圣人之乡,青岛焉能不绍其余绪?”

1930年,胡适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宏伟计划,并物色了5个人担任翻译,其中就有梁实秋。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其他四个人都退出了,只剩下了梁实秋。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没有可查阅的资料,没有资金支撑,也没有稳定的工作环境。梁实秋虽有雄心,但工作迟迟没有开展。

山好、水好、人好,吃也好、住也好的青岛,让梁实秋突然觉得是开始干“大事”的时候了,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某一天,梁实秋在他居住的鱼山路33号小楼里开始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梁实秋用38年时间,完成了2000多万字的莎翁作品翻译,可谓中国翻译界的一座“丰碑”。

上世纪30年代,曾在青岛居住期间成绩斐然的作家还有很多,众所周知的老舍、沈从文、杨振声、闻一多、冯沅君、陆伽如、宋春舫、郁达夫、洪深、吴伯箫、孟超、赵少侯、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刘西蒙等等,都留下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足够印痕的作品。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其本身的功力和水平,但也不可忽视青岛这个当时享誉东南亚甚至全世界的开放浪漫的城市,给他们提供了激情和灵感。青岛曾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福地。



青岛海滨(油画) 莫朴 作

星河

璿